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19

楚 剧

麻配犯粥头狀壩園狀梅名会灯会
舟囚潑回寫
葛漁罵呂浪柳告打何拷求庙夫花
蒙子林堤瓜保紅
葉打功堂
妻 亭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第十九集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0年·武汉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十九)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号)

武漢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 7 3/4 印張：200,000字

1960年3月第 1 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統一书号：10168 · 390

定 价：(9)0.80元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編輯出版，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劇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編和演出的劇目資料。

本省地方戏曲劇种很多，有属于皮黃系統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調；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陽花鼓、黃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調、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灯戏等。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劇目。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遺產，决定陸續搜集、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

“丛刊”所收劇本，主要的是原本。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对于同一劇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并視必要，邀請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对于經過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也将選擇收入。

我們愿意积极地編輯出版这部“丛刊”；但是力量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

目 录

葛麻	喻洪斌述录	1
漁舟配	易云卿述录 喻洪斌校訂	43
罵囚犯	喻洪斌述录	55
呂蒙正潑粥	喻香甫述录 喻洪斌校訂	67
浪子回头	湖北省戏改会搜集本 喻洪斌校訂	89
柳林写状	湖北省戏改会搜集本 喻洪斌校訂	101
告堤壩	江少春述录 喻洪斌校訂	117
打瓜園	徐自英、雷順卿述录 喻洪斌校訂	151
何叶保写状	易云卿述录 喻洪斌校訂	169
拷打紅梅	喻洪斌述录	189
求功名	易云卿述录 喻洪斌校訂	205
庙堂会	喻洪斌述录	213
夫妻观灯	易云卿述录 喻洪斌校訂	223
花亭会	易云卿述录 喻洪斌校訂	237

葛 麻

曹洪斌述录

剧情：地主馬鐸嫌貧愛富，欲逼女婿張大洪退婚。长工葛麻見义勇为，他掌握地主的弱点，运用机智，給地主种种諷刺，使退婚之事化为泡影。复使馬女金蓮坚定对張生的爱情，贈以信物，資助赴考川資。

人物：馬鐸（老生）、葛麻（丑）、張大洪（小生）、馬金蓮（小旦）。

第一場

〔馬鐸上。〕

馬 鐸：（引）堂前挂古画，人称富豪家。（詩）

家有万石粮，前仓堆后仓；

人称我員外，可算富豪郎。

老夫、馬鐸。膝下无子，所生一女名叫金蓮，自幼許配張大洪为婚。大洪的爹娘在世，家財万貫，駟馬成群；爹娘去世，好似滾湯潑雪，快刀削篾。誠恐我的女儿到他家做了垫背之人、沟渠之鬼。我有心命麻儿去到大街，把張大洪誑进府来，写下一紙退婚文書，我的女儿也好另行改嫁。就是这一个主意。一言未尽，麻儿走来！

葛 麻：（內白）来了！

〔葛麻上。〕

葛 麻：（念）甲子乙丑亥中金，五黄六月落連阴，天上落的无名雨，地下长的无名疔，无名雨，无名疔，硬了我的脚板心，隔壁有个懶大嫂，請她討了一口越鼻針，她在那厢挑，我在这厢哼，哼呀，哼呀，要是不痛那个又哼呢？見了老伯丟掉。

馬 鐸：敬礼！

葛 麻：見了旁人一礼还一礼，那就为敬礼；我見了員外，你坐着昂昂不劲，这岂不是丟掉。

馬 鐸：总是为敬礼。

葛 麻：好，敬礼，敬礼，你喚我哪方使用？

馬 鐸：我命你去找張大洪。

葛 麻：張大洪，他是你家什么人？

馬 鐸：他是老夫的門婿。

葛 麻：啊！

馬 鐸：老夫的門婿。

葛 麻：噢！

馬 鐸：唯！你是緣何占起老夫的便宜？

葛 麻：老伯！你家找不到，上說下應，越說越有勁。你說話我不應聲，你又說我裝大。

馬 鐸：只准點頭，不准應聲。

葛 麻：好，只點頭。你說。

馬 鐸：想張大洪爹娘在世，家財萬貫，駟馬成群；爹娘去世，好似滾湯撥雪，快刀割篋。誠恐我的女兒到他家做了墊背之人、溝渠之鬼。我命你去到大街，把張大洪誑進府來，寫下一紙退婚文書，我的女兒也好另行改嫁。

葛 麻：哦！就是这个事呀。你家坐倒，小人告便。（背介）你看這個老狗，起了這樣的壞良心。他的女婿旁了，他就把女兒另行改嫁。哪曉得張大洪是我的內親！他是我姑媽的兒子，我是他舅媽的兒子，我們是表兄表弟。這樁事落到我的手里，我要把它戳得個顛三倒四。待我來擺布這個老狗。老伯！找張大相公到哪廂去找呀？

馬 鐸：家里去找。

葛 麻：那個人整天蹲在家里？

馬 鐸：那就在大街去找。

葛 麻：他不是差人家的油錢，就是鹽錢，他還敢上街？

馬 鐸：到書學去找。

葛 麻：他窮得象個鬼，還讀得書起？

馬 鐸：唯！我把你這個蠢奴才，難道說一人找一人還找不到嗎？

葛 麻：嗨，老伯，不是小人在你頭上夸口，去找張大相公，就

好有一比。

馬 鐸：好比何來？

葛 麻：坛子里捉烏龜。

馬 鐸：此話怎講？

葛 麻：手到擒拿。（唱）

老伯請上且从容，

馬 鐸：噠！我叫你去找張大洪，你怎么唱起戏來了？

葛 麻：我唱戏好比穷汉舉米，只有一独升（声），唱上句是我。

馬 鐸：唱下句是誰？

葛 麻：那又好有一比。

馬 鐸：好比何來？

葛 麻：釘釘虫打水——

馬 鐸：那是什么話？

葛 麻：不曉得該那个紡綫婆娘养的接下句。

馬 鐸：噠！（接唱）

叫麻儿去找張大洪。（下）

第 二 場

張大洪：（上唱四平）

小小魚儿未成龙，落在沙滩淺水中，

有朝一日风云动，撥开云雾上九重。

将身且把大街攏，

〔葛麻止。〕

葛 麻：（接唱）

見了表弟恭几恭。（恭讀客）

張大洪：原是打一躬。

葛 麻：打一躬、恭几恭乃是字同音不同。表弟惊惊慌慌今向何往？

張大洪：表兄哪能知道，今乃是圣天子大放科考，我有心进京求

名：缺少路費盤川，我是到岳父家中去借銀的。

葛 麻：你到岳父家中去借銀，你沒帶个枕头叨。

張大洪：帶枕头何益？

葛 麻：帶到枕头枕得高高的，好痴心妄想。

張大洪：表兄，你說这个話是么意思？

葛 麻：表弟哪能知道，你岳父起了一个疔子。

張大洪：想必是心思。

葛 麻：他起的这个心思比疔子还狠些。

張大洪：起了什么心思呢？

葛 麻：他講道，你爹娘在世家財万貫駟馬成群；爹娘去世好似滾湯潑雪快刀削篋，誠恐他的女儿到你家做了墊背之人沟渠之鬼。命我把你誑进府去，写下一紙退婚文書，他的女儿也好另行改嫁。

張大洪：既是这等，待我轉去。

葛 麻：且慢，男子汉大丈夫，只有向前，那有退后之理？

張大洪：依表兄之見呢？

葛 麻：依我之見，你随我去到岳父家中，到了那时就好比眉毛上面长虱子——

張大洪：此話怎講？

葛 麻：照我的眼色行事。

張大洪：好，那就全仗表兄。

葛 麻：走啊！（唱四平）

表兄表弟是骨肉亲，

張大洪：（接唱）

不为表弟为何人？

葛 麻：（接唱）

正行走抬起头来看，

張大洪：（接唱）

不觉来到了岳父家門。

葛 麻：表弟，到了。

張大洪：到了，我进去。

葛 麻：慢点，你虽說穷，是他新上門的女婿，要他有請字当先，再进去。你外面站一下，我去通禀，等他來請你再进去。

張大洪：好，有劳表兄。

葛 麻：这还象个人家！还是我早晨出去把門帶半扇，到了中午还没打开。我进去。是么样一个人都沒有？老伯，有請！是么样沒得人应声？伙計們，把这个老杂毛跟我找出来！把这个老烏龟跟我撈出来！

〔馬鐸上。〕

馬 鐸：喏！你这个奴才。（打葛麻头介）

葛 麻：老伯，你抹了牌的？

馬 鐸：沒有呀。

葛 麻：既沒有抹牌，为什么打起我的头來？

馬 鐸：你这个狗头老夫敲了，你这个狗头老夫打了。

葛 麻：我这个头好比老虎的背，你摸都摸不得。

馬 鐸：老夫偏偏打了。

葛 麻：实在打了还不是算了。还来了呢！

馬 鐸：那个来了？

葛 麻：張大洪来了。

馬 鐸：他来了，老夫的网早已撒就了。

葛 麻：你的网是撒得大撒得小？

馬 鐸：撒得大怎講？撒得小又如何？

葛 麻：撒得大就撒着了，撒得小就跑了。

馬 鐸：他跑了老夫去打。

葛 麻：你不能去打，你胡子白了。

馬 鐸：那叫何人去打？

葛 麻：請人去打。

馬 鐸：請何人去打？

葛 麻：請他。

馬 鐸：他是何人？

葛 麻：他之我也。

馬 鐸：你也會打嗎？

葛 麻：么樣會打“嗎”？你真是三十斤的鱸魚，把我看窄了。睡着的狗子，我一腳踢得他飛跑。曾記得我年輕時不聽爹娘的教訓，他打我一頓我就爬了。

馬 鐸：想必是跑了。

葛 麻：他在後頭攆，我在前頭跑，跑跌倒了就爬了几步。

馬 鐸：那總是跑了，你跑到哪里去了？

葛 麻：我跑到茅山去了，拜了一個“奧”年師學打。

馬 鐸：想必是少年師。

葛 麻：一個師傅姓奧，一個師傅姓少，拜在他的名下為徒，學了三年六個月，我就拜別師傅，我要歸家高堂奉母。師傅說：葛麻你回去可得，我高山有五百僧人，打得出去你就下山；打不出去就另學三年。那時我手拿齊眉棍一根，在師傅面前打了一個跪膝，上打雪花蓋頂，下打枯樹盤莖，左打左插花，右打右插花，打到廚房，歪嘴巴和尚他一嘴巴打得來把我的二目打“巴”。

馬 鐸：想必是二目打花。

葛 麻：對的二目打花。

馬 鐸：那不成教。

葛 麻：那叫烏馬黃紗轎。

馬 鐸：想必是烏眉黃紗轎。

葛 麻：對的。

馬 鐸：好，既是這樣，就命你去打。

葛 麻：命我去打哪？先在你老人家面前告一個罪。

馬 鐸：却是為何？

葛 麻：少一時你與張大相公吵了起來，我教師動了手，怕的眉

毛打长了眼睛打黄了，誤打你家几下，你就不要見怪叨。

馬 鐸：为小姑娘的終身大事，不見罪你就是。

葛 麻：好，这是你家說的，張大相公已在門外。

馬 鐸：叫他进来。

葛 麻：么样叫他进来？他虽說穷，是你的門婿，新上門的女婿，总要請在当先才象。

馬 鐸：好，权且有請。

葛 麻：嗨嗨，落到一个权且有請。張大相公，你的岳父大人权且有請。此一番你进到屋里去，上面坐的一个白胡子老头，他就是你三天不解手的——

張大洪：这是么样話啦？

葛 麻：老“漲”人。

張大洪：哎，是老丈人。

葛 麻：对的，老丈人。进来，进来。

張大洪：岳父大人在上，小婿这厢有礼。

馬 鐸：罢了，一旁站过。麻儿！

葛 麻：有。

馬 鐸：看坐位。

葛 麻：是。張大相公这厢坐，老伯上面坐，我不坐。

馬 鐸：麻儿，来了客，倒茶。

葛 麻：穷人吃个么茶呢？

馬 鐸：客来了务必是要吃茶的。

葛 麻：哦，穷人还是兴吃茶啦？好，我去倒茶来。

馬 鐸：客茶！

葛 麻：哦！客先吃呀？張大相公，我递茶給你，你口里就只縮气莫出气，慢点穷人穷气大了，过得我了，我就得六十年背时。

張大洪：什么話？

葛 麻：老实話。老伯吃茶，老伯杂种。

馬 鐸：老伯茶盅！

葛 麻：是，老伯茶盅。

馬 鐸：还早。

葛 麻：吃草哇？

馬 鐸：放屁！

葛 麻：唱戏呀？

馬 鐸：哦，你还会唱戏呀？

葛 麻：么样不会唱戏？三百六十出那一出不曉得段把？那一段里又不曉得句把？記得一点，不在一块。

馬 鐸：好，我心中不爽，你唱点戏給老夫咽茶。

葛 麻：（背介）嗨，他叫我唱戏，我乘这个机会罵这老狗几句。
（唱快板）

世間上只有得成亲之理，

那有得退亲之条？

我沒有見過嫌貧愛富的烏龜老杂毛。

馬 鐸：接杯！

葛 麻：好，老伯杂种。

馬 鐸：哎，茶盅！

葛 麻：張大相公茶盅。你看哪，我的表弟到底是讀書的人，他曉得递茶杯就压在岳父的杯子上面，这他就是一个題目，看我是怎樣的做文章？有了，我就依这茶杯为題要这个老狗。哎，張大相公，人在世間上穷要穷得干淨，富要富得宁馨，衣服破了打个补丁要打得周正，么样手脚不干淨哪？

張大洪：什么样不干淨？

葛 麻：你来吃茶拚了我一只杯子。

張大洪：我沒有拿杯子。

葛 麻：那我就要搜！

馬 鐸：麻儿，你吵些什么？

葛 麻：老伯，难怪你家要退这门亲事的，張大相公的手脚有些

不干淨，到我家來吃茶，偷了一只杯子，故此我們才爭吵。

馬 鐸：幾人吃茶？

葛 麻：二人吃茶。

馬 鐸：你要幾只杯子？

葛 麻：我只要兩只杯子。

馬 鐸：瞎了兒的魚眼，這不是兩只是幾只？

葛 麻：照這一看這親事退不成。

馬 鐸：老夫存心已定，怎樣退不成？

葛 麻：依小人一看，慢說小姑娘與張大相公有五百年姻緣之份，他今天一來，看兩個杯子，呸！就攆去了。

馬 鐸：噍！

葛 麻：（背介）你看哪，我家老伯是有錢的員外，坐在廳堂上面，呲牙露齒圓頸短項，多麼個熊象呀；你看我這個表弟真正是人勞志短馬瘦毛長，坐在廳堂上一把呆倒，我看他身上扛得皮在。不免把這個老狗噓了過來，把他家的新衣服搞幾件把我的表弟穿到，再作道理。（口向馬鐸噓）

馬 鐸：麻兒，噓些什麼？

葛 麻：老伯，你看張大相公衣衫襤褸，跟你家二個人在廳堂上坐倒，倘若有好人貴客臨門一看，知者的說是你家門婿，不知者說是那一個叫化乞兒，豈不是觀之不雅？

馬 鐸：依你之見呢？

葛 麻：依我之見，把你家的新衣服、皮袍子弄幾件給他穿到。

馬 鐸：哎！誑他來寫退婚文書，退婚未寫，先給他的衣帽藍衫，那是不能。

葛 麻：亏你家呆你家。老伯，你把那個新衣服給他一穿，暖暖和和的，提筆就寫，拿筆就划，把退婚文書寫了，還怕他穿起走了？有我教師在，剝得下來的。

馬 鐸：哦？你剝得下來的？

葛 麻：剝得下來的，我這又好有一比。

馬 鐸：好比何來？

葛 麻：半夜起來鋤馬草——

馬 鐸：那是個什麼話？

葛 麻：我是喂(為)你的！

馬 鐸：哎！你是為老夫的。

葛 麻：對，我是為你家的。

馬 鐸：好，那你就多為幾為。

葛 麻：對，我慢慢的為得來嘞。

馬 鐸：好，你到後面叫伯母娘把舊衣帽看上一套。

葛 麻：你家坐到，這我曉得辦。(背介)哼，只要你看舊的，就不愁你的新的。伯母娘！老伯到人家去吃會酒，叫你家把舊衣帽拿一套！

[內白：“拿新的去捧牌子，乖乖！”]

葛 麻：你家不要起來，那我曉得辦。(取新衣)張大相公，我与你弄了一套新衣服來換衣服。伙計，你把衣服穿起，我就贊談一番。

張大洪：笑談一番。

葛 麻：對，(頌)你戴得帽子有帽才，穿起衣服有衣才，肚子裡一肚好文才呀！我跟愁呀。

張大洪：愁什麼？

葛 麻：我愁你死後沒得棺材呀！

張大洪：表兄，我是一副好冠戴呀。

馬 鐸：麻兒過來！

葛 麻：又有麼事？老伯。

馬 鐸：你这个奴才真乃不會辦事，我叫你看一套舊衣帽藍衫，那個叫你拿新的？

葛 麻：這你家不要錯怪了我嘅。我說，伯母娘呀，老伯到人家吃會酒，把舊衣帽拿一套。伯母娘說，拿新的去捧牌子，乖乖！

馬 鐸：噫！

葛 麻：哎，伯母娘是这样叫我的话。

馬 鐸：你这个奴才真没得用！

葛 麻：我说我不中，你总说我还好哩。（背介）你看人是树桩全靠衣裳，我的表弟把新衣裳一换，腰直胸挺，雄雄壮壮的。穿到穿得雄，手往腰里一摸，一个铜皮都没得，我不免把这个老狗嘘过来，或是银子或是钱搞一点给我的表弟，也是我做表兄的一点穷心。还不知道这个老狗吃不吃哨子？（又向馬
噓）

馬 鐸：麻儿，又嘘些什么？

葛 麻：老伯，你叫張大相公写退婚文书，或是银子或是钱把几千几百两他。

馬 鐸：你这个奴才，退婚文书一字未写，先与他的衣帽蓝衫就足矣，再又把银子那是万万不能。

葛 麻：亏了你老人家的！常言讲道，他是穷人怎么见得银子呢？见了银子提笔就写拿笔就划，他写了退婚文书，我还准他逃起走了？有我教师在屋里，都要跟他夺下来。

馬 鐸：喔！夺得下来的？

葛 麻：当然夺得下来。

馬 鐸：既夺得下来，依你把几多呢？

葛 麻：依我说把一千两银子。

馬 鐸：多了！

葛 麻：多了啊？满天要价就地还钱，依你说把几多？

馬 鐸：依老夫之见，给他两吊铜钱。

葛 麻：圆到你的！亏你怎么说出了口的！两吊铜钱就退这好的花姑娘？你家屋里有几多啦？

馬 鐸：就是小女一人。

葛 麻：要是有多多的，都把我葛麻圆到，我还要发财的。

馬 鐸：哎，什么话！依你说把几多？